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九十八回 范彩霞安心慢客 東尚仁叫局碰和

且說章秋谷對著陳海秋說道：「這件事兒，雖然我和你做個軍師，究竟要你自家定個目的，你的意思到底怎麼樣呢？」陳海秋道：「我也沒有什麼一定的目的，只要我和你出了這口悶氣也就是了。」章秋谷道：「就是你要翻他的本，出口氣兒，也有幾等幾樣的法兒，你老實說，你究竟心上怎麼樣？」陳海秋道：「我一時也想不出什麼主意，你的意思又怎麼樣呢？」秋谷道：「依著我的心上想起來，你不過因為范彩霞看你不起，有心騙了你的錢，又不肯留你住夜，只要好好的想個主意，把他大大的糟蹋一下，出出你的氣兒，你說可好不好？」陳海秋聽了沉吟一回，把頭搖了一搖道：「這個主意雖然不錯，未免便宜了他，據我的意思想起來，他既然不肯留我住夜，我如今偏要……」陳海秋說到這裡，覺得有些說不下去，便頓了一頓，說不出來。章秋谷聽了心上早已明白，故意問道：「偏要什麼？說下去。」陳海秋面上一紅，覺得有些不好意思，道：「算了罷，你不用假裝糊塗了。」秋谷聽了哈哈大笑道：「照你這樣說起來，無非還是想要他留你住夜。上海的信人也很多，就是面貌比他好的也還不至於找不出來，何必一定要看中這個范彩霞呢？」陳海秋聽了面上紅了一紅，一時間回答不出來。停了一停方才慢慢的答道：「我也並不是一定要和他怎樣，不過我在他面上花了無數的錢，他竟把我當作個天下第一號的瘟生，好像是理應孝敬他的一般，你想可恨不可恨呢？如今我的意思，要你和我想個法兒，叫他自家俯就。一則出了我的一腔惡氣，二則也好借此坍塌他的台，只不知可做得做得到？」秋谷聽了道：「有什麼做得到？你只要依著我的話兒行事，我叫你怎麼樣你便怎麼樣，到了那個水到渠成的時候，自然有一個叫他不得不如此的法兒，你只好好的等著就是了。」

陳海秋聽了心上甚是喜歡，卻故意做著不相信的樣兒道：「你不要這樣的拿得千穩萬穩的。范彩霞這個混帳東西比不得別人，我不信你就有這般手段。」秋谷聽了冷笑道：「你不信就罷，請你自家去另想法兒，與我不相干。」陳海秋一聽秋谷推托，心上又著急起來，再三的央求秋谷和他想法。秋谷到了這個時候，方才把自己的主意細細的和他說了一遍，喜得個陳海秋直跳起來道：「這個主意，拿得定他一定上鉤的麼？」秋谷道：「這個自然。若是換了別人，我不敢說他一定怎樣；至於范彩霞這個東西，我久已知道他的歷史，還你百發百中，手到拿來。」陳海秋聽了歡喜，又坐了一回，說了些天南地北的閒話，方才告辭去了。

章秋谷從這一天起，接連拜了幾天客，應酬了幾天。這一天下午，剛剛在金谷春大菜館裡頭走出來，劈面又撞著了陳海秋，便拉著秋谷一同到東尚仁去。秋谷一路走著，同陳海秋講道：「你拉我到東尚仁去，你不怕我要剪你的邊和范彩霞弔膀子麼？」陳海秋也笑道：「憑你去怎樣弔法，我總不吃你們的醋就是了。」兩個人說說笑笑，一路到東尚仁來。到了范彩霞院中，兩人走進房內，范彩霞剛剛起來，正在那裡梳洗，見了陳海秋進去，只微微的朝他點一點頭，忽然抬起頭來見了章秋谷在陳海秋的後面，登時滿面添花，立起身來口中說道：「阿唷，二少，今朝陸裡一陣好風，吹仔耐來哉，幾日天勿見哉，唔篤格位姨太太阿好？」章秋谷含笑點頭道：「多謝多謝，托福托福。」一面說著，一面走到范彩霞後面，把一隻手輕輕的在他肩上搭道：「請坐請坐，你只管辦你的公事，不要客氣。」范彩霞回頭一笑，兩頰生紅，對著秋谷笑道：「倪無啥事體呀，耐二少是難得請過來格客人，今朝賞倪格光，到倪間搭小地方來坐歇，總要客氣客氣格啲，二少爺阿對？」范彩霞一面說著，一面自己坐了下來，指著靠窗的一張椅子對章秋谷道：「二少坐囉。」

章秋谷聽了，也隨隨便便的坐下，卻細細的抬起眼睛來打量范彩霞時，只見他身上穿著一件半舊的熟羅短襖，春生寶鬚，紅上眉梢，一縷漆黑的頭髮，一個娘姨替他解開了直拖下來，差不多直垂到地，透出一股冰桂蘭麝的味兒。胸前兩顆鈕兒沒有扣好，微微的露出裡面楊妃色的抹胸，扣著一條黃澄澄的金鍊，襯著那纖腰婀娜，雲鬢惺忪，覺得無限嬌燒，分妖豔。章秋谷看了這般的一付樣兒，也不知不覺的心上怦怦欲動。范彩霞一面梳頭，一面偷眼見了章秋谷這般模樣，越發的眉梢眼角賣弄精神。秋谷到了這個時候，免不得也要略略應酬，只把一個陳海秋丟在那裡，既沒有人和他講話，也沒有人去理他，好似老僧入定一般，坐在那裡無聲無息。

章秋谷始終意不在此，便立起身來對陳海秋道：「我們沒有什麼事情，還是約幾個人來碰和罷。」陳海秋聽了道：「也好，我們就去約了陶伯瑰和辛修甫來碰一場和，但不知他們來不來？」范彩霞聽了接口道：「耐寫仔請客票，叫相幫去請請看末哉，今朝辰光勿晏，陶大人搭仔辛老勿見得出去格。」說著又飛了秋谷一眼，好像打個照會一般。陳海秋寫了兩張請客條子，叫相幫去請辛修甫和陶伯瑰。相幫去不多時，早聽得樓下相幫高叫客人上來，陳海秋和章秋谷方才立起身來，辛修甫已經匆匆走進。秋谷笑道：「請客的還沒有回來，客人倒已經來了。」辛修甫見了陳海秋和章秋谷，也略略的講了幾句套話。

這個時候，范彩霞的頭已經梳好，便立起身來應酬了修甫幾句。等了一回，陶觀察也來了。范彩霞便叫娘姨大姐調開桌椅，取出一付烏木牌並一付籌碼來，問陳海秋籌碼怎生配法？陳海秋還沒有開口，陶觀察搶著說道：「自然打現的，那個來打什麼籌碼。」秋谷微笑不言，范彩霞聽了，便把籌碼拿了過去，把那一付牌倒在桌子上，揀出東南西北四張放在中間。秋谷順手拿過一張牌來看時，原來是象牙牌面，雕得甚是精緻，不覺順口贊道：「好講究的牌，果然這個地方和別處不同。」

范彩霞聽了，只道有意贊他，便抬起頭來又對著秋谷一笑。秋谷卻沒有留心，見范彩霞對他一笑，心上方才明白，心上倒覺得有些兒不得勁兒，便搭訕著問辛修甫叫局不叫。辛修甫道：「我們四個人碰和，我看不必叫局罷。」秋谷道：「叫幾個人來，覺得熱鬧些。」辛修甫聽了便也答應。秋谷便代他們寫起局票來，辛修甫叫龍蟾珠，陶伯瑰叫胡玉蘭，陳海秋也叫了一個西鼎豐的林媛媛。章秋谷不消說，自然就是梁綠珠和陸麗娟了。

當下大家講明打五塊錢一底的二四，大家扳了坐位便碰起來。碰了幾副，叫的局已經來了，梁綠珠和陸麗娟坐在秋谷身後，默默的看他發牌，起先的幾付牌，平平的都沒有什麼輸贏。陳海秋碰了兩圈，便叫林媛媛和他代碰，剛剛遇著他的莊，一起手便是中風開了個暗槓。陶觀察又打了一張東風，林媛媛又碰了出來，轉了幾轉，秋谷見林媛媛的牌只打了一張萬子，便和陶觀察同修甫道：「莊家是萬子一色，你們留神一點。」一句還沒有說完，陶觀察忽然打了一張發風出來，林媛媛見了把牌攤出，計算起來四百和牌，給他了一個倒勒。辛修甫等大家算清了帳，便問陶觀察為什麼無緣無故的打出一張發風，陶觀察道：「我自己要和，怎麼不要打這張發風呢？」秋谷聽了，心上覺得狠有些好笑，狠想問他，你自己想和，如今可想到了沒有？卻又為著和他認識沒有許多時候，恐怕他動氣，便也微微一笑，並不言語。

那知自此以後，林媛媛的牌風大旺起來，一連莊上和了幾付，接著辛修甫和了一付兩翻的索子一色，不到四圈牌，章秋谷已經輸了一百四五塊錢。陸麗娟見了，便要和秋谷代碰，秋谷便立起身來讓他去碰。陸麗娟碰了兩圈，輸得比秋谷更多，秋谷詫異道：「我平日碰和，從來沒有輸得這般利害，今天什麼緣故，忽然這個樣兒？」便叫陸麗娟立起來，原是自己坐下去碰。范彩霞見秋谷一霎時的功夫，已經差不多輸了三百塊錢，便走過來站在秋谷身後，指手畫腳的指點他。只見秋谷起出牌來，都是七不搭八的，沒有一張好牌。范彩霞見了皺著眉頭，把頭連連的搖了幾搖，忽然上家陶觀察發出一張二索不。范彩霞說一聲「吃」，秋谷只當沒有聽見的一般，范彩霞不懂秋谷的意思。轉了一轉，陶觀察又打出一張九萬，范彩霞道：「碰。」秋谷還是只當沒有聽見，逕去摸牌。范彩霞在旁邊看了，忍不住問道：「二少耐碰錯哉，碰和勿是實梗法，蠻好格九萬，啥格道理勿碰呀。剛剛只要聽仔倪格閒話，吃仔二索，碰仔九萬，故歇和也和脫格哉。」秋谷道：「我有我的道理在裡頭，用不著你和我著急。」范彩霞聽了，那裡肯信，口中只在那裡咕嚕道：「阿有啥碰和勿碰九萬格道理，唔篤大家聽聽看。」秋谷聽了道：「等一回兒碰完了，再和你細細的講這個裡頭的道理，這個時候沒有工夫。」說著，又歷亂擲牌，范彩霞仍舊立在秋谷後面看他。對面辛修甫打了一張七萬，秋谷說一聲「碰」。便打出一張八萬。范彩霞見了，嚷道：「格只七萬隨便那哼，嚙撥碰格道理，豪燥點勿要碰。」秋谷微笑道：「這個

道理你不懂的，不要來和我混鬧。」范彩霞聽了愈加不服，把身軀一扭，走到煙榻上一屁股坐下，對著梁綠珠、陸麗娟兩個說道：
「倪看今朝格二少有點輸昏仔頭哉。」正是：
樗蒲陸博，偏多制勝之方；蹴鞠彈棋，亦有神明之化。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便知分曉。